

發現基督的面容：「慈悲禧年」展望

薛勵德著 林純慧譯

序言：辨識時代徵兆

一次又一次，教宗方濟各敦促教會分辨時代的徵兆。他在接見不同背景的人士及團體時，呼籲他們要辨識「時代的徵兆」。由平日在聖瑪爾大之家的早晨彌撒講道，以至出席新福傳大會，甚至在宗座的國際神學委員會，他都這樣做，突顯了這個為在二十世紀的教會非常重要的題目。

「時代徵兆」這句說話，當然是取自福音。在瑪竇福音 16：1-4，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要求耶穌，顯一個來自天上的徵兆。耶穌指向早上和傍晚天空的自然現象，然後斥責他們不懂「辨別天象」。如果他們不能辨別天象，那麼他們如何能辨識來自天主的徵兆？唯一徵兆可以給這一批「小信德的人」，他告訴他們，就是「約納先知的徵兆」。

《新約》指出，看懂時代徵兆的人，就能夠分辨在歷史中天主的行動。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人們重新重視分辨時代徵兆的重要性。這也鼓勵參與社會分析，以便基督徒對於社會呈現的需求作出回應及承擔。它取用比利時裔若瑟·賈爾定神父（Joseph Cardijn, 1882-1967，後升樞機）提倡採用的

「觀察－判斷－行動」的特殊方法，這成了歐洲「公教職工青年會」和「天主教青年學生運動」的行動實踐方式。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採用「時代徵兆」一詞，是在他的《和平於世》通諭；教宗保祿六世的第一份通諭《祂的教會》（*Ecclesiam Suam*, 1964）也同樣用上這個概念。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期間，負責「議案十三」（亦即後來的《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的小組委員會在1964年花了兩個月研究如何將「時代徵兆」納入該憲章，「議案十三」中的第4號寫道：「教會歷來執行其使命的作風，是一面檢討時代局勢〔時代徵兆〕，一面在福音神光下，替人類解釋真理，並以適合各時代的方式，解答人們永久的疑問，即現世及來生的意義，和今生與來世間的關係。」

正如我剛才提到的，教宗方濟各恢復使用這個詞彙及對辨識時代徵兆的關心。他認為，這是來自天主的恩寵，使我們能夠更充分地參與祂在世界上的拯救行動。在這次演講，我想跟著教宗方濟各一直指示人們辨識時代徵兆的方向，以及這對於香港天主教會發展的意義。

慈悲禧年

在教宗方濟各當選後第一個主日的《三鐘經》祈禱，他向在聖伯多祿廣場前來慶祝的朝聖者，指出「慈悲」這個主題，及後他在任時多次闡述這一點：經驗天主慈悲的召叫。天主無限的愛和寬恕，已經成為教宗方濟各在福音宣講時，恆常重覆的句語。

教宗方濟各在他《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開始闡述他對慈悲的理解。他說，基督徒的底蘊核心，是我們與耶穌基督相遇。要經驗這份相遇，就是經驗天主的慈悲，意思是那份經驗，一如教宗方濟各說：「我們存在於無限的愛內，」他引用《哀歌》說道：「祂的仁慈，無窮無盡。你的仁慈，朝朝常新，你的忠信，浩大無垠。」(EG 6; 哀歌 3：22-23)

不過，在他為「慈悲特殊禧年」所寫的《慈悲面容》詔書中，他最清晰闡釋他對慈悲的理解。一如他在《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中，耶穌基督作為天主慈悲的主要啟示。耶穌是「慈悲之門」，即是，通過它我們會經驗天父的慈悲。

教宗方濟各不認為慈悲是經驗天主臨在的另一種方式，反而偕同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方濟各認為慈悲是揭示耶穌基督受聖父派遣這個中心重要使命。他引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1982 年的《富於仁慈的天主》(Dives in Misericordia) 通諭：「仁慈確實構成了基督救世訊息的基本內容，及其達成救世使命的主要力量。」(DM 6)

此外，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說，仁慈揭示了關於天主和關於人的真理。關於天主的真理是，仁慈、無限的慈愛、這是天主是誰。關於自己的真理，我們在天主的肖像和肖似祂的方式被創造。每個人都有這個肖像和肖似天主的尊嚴，為此我們努力去理解。(DM 6)

現在必須從聖經意義去理解慈悲這個字詞，而不規限它在現代、司法的意義，作為由法官或裁判官，運用他的權力懲治不法行為的權利，而對罪犯有酌情寬恕。不過，這是我

們很難避免這種狹窄詮釋慈悲的意義。從這個較為狹義的理解，慈悲似乎是繞過罪的嚴重影響的一種方式。

慈悲，按聖經的理解，不是指疏離／冷漠對待邪惡、罪惡、不道德行為或不公義。相反，慈悲在最符合聖經意義來理解，一如在希伯來文 *hesed*，有時也翻譯為「堅定的愛」或「仁慈」。在《舊約》中，它被認為是天主最基本的特性之一：那位是「緩於發怒，富於仁慈」。(參戶籍紀 14:18) 這個偉大的愛向我們揭示，天主「寬赦過犯和罪過」。教宗方濟各提醒我們：「天主寬恕我們，永不言倦；是我們厭倦尋求天主的憐憫」(EG 3)。

如何活出這偉大的愛，即是天主的慈悲？教宗在多個場合指出，這樣的生活方式有兩個來源：「真福八端」與「最後審判」的比喻，在《瑪竇福音》25 章。

在真福八端，我們發現基督徒的身份象徵（事實上，教宗方濟各視它們為「基督徒的身份證」，）：貧窮的精神，拒絕充斥世俗事物，因為這樣沒有天主的位置；溫良的，這樣才能理解那些人缺乏生活必需品的困境；渴慕正義的；仁慈的，這樣才能掌握天主慈悲的深度；作為締造和平的人；並因為正義的緣故，願意遭受迫害。

在《瑪竇福音》25 章的最後審判比喻，闡述了具體步驟，當中我們很可能會遇到基督：照顧飢渴者、陌生人、赤裸的人、病者，以及那些在監獄的人。這些相遇的地方，已經體現在我們基督徒的傳統，成為「形哀矜」。在《慈悲面容》詔書，教宗提及慈悲的神形哀矜善工 (MV15)，但似乎特別

注重形哀矜，也許是為了強調具體性，這與我們需要接觸這些慈悲的地方。

擁抱慈悲作為福音的中心主題有什麼意義？或者，正如教宗方濟各描述，它是「跳動中的福音心臟」，(MV 12) 讓我提出其中三點。

首先，擁抱慈悲要求一種持續的甚至每天的與耶穌基督相遇。教宗方濟各告訴我們，基督是「慈悲之門」。(MV 3) 在這相遇之中，我們再一次經驗到這份鉅大的愛；這份愛召喚我們去更深層轉化皈依基督。正是在這種不斷深化、轉化皈依基督的過程中，我們開始探究天主慈悲的奧秘。我們確實全是罪人，需要天主的憐憫。但是只有在更全面掌握到天主慈悲的深度時，我們才認識到我們如何渴望、需要憐憫。這份渴望反映在眾多聖人聖女的見證，他們宣講自己是最大的罪人。聖人所揭示的，就是那些，只能曾經在生活中強烈地感受到天主慈悲的手的人。這份欣賞慈悲的心增長，來自繼續與基督相遇，基督是慈悲天父的面容。換言之，我們要有效地見證天主的慈悲，除非我們在自己的生活中反映到天主的慈悲，然後將之展現給別人。

其次，我們見證慈悲，最合適的表達方式，莫過於展現在那些被推到如教宗方濟各所說的「存在的邊緣」者：那些受迫害、受威嚇、受壓迫；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使他們最容易受到漠視、遺棄或公然被剝削的人，這些都是天主慈悲立時展現和最需要的地方。

作為天主慈悲的工具，是向邊緣「走過去」。教宗方濟

各以身作側，在他履任教宗後，第一個到羅馬以外的旅程，就去了意大利南部蘭佩杜薩（Lampedusa），是在地中海一個海島難民營。當時我們不明白這個行動具有先知性，是更大規模的逃亡流徙的先兆，大批難民從非洲和中東地帶流亡到歐洲，目前仍然震驚歐洲社會，甚至它們的根基。

但邊緣不一定是具體的。它們也可以是存在深厚的現象。當人想到我們當中有許多老年人的困境，或者新移民當中的婦女，她們陷於在家園的習俗規限，她們只能在家庭或者私人領域活動，但是在新的陌生環境，卻要重新找尋自我。

這接下來是擁抱慈悲的第三個意義。我們的作為一個真正傳教的教會，就是我們參與聖子及聖神「走進世界」是為了救贖與修和。為了反映天主聖三的慈愛，我們成為最真實的存在反映，就是成為天主創造的肖像及肖似祂的形象。

我們要「如同天父慈悲滿懷」，這句是教宗方濟各為這禧年（MV13）的「座右銘」。教宗指出，在蕩子比喻中的仁慈父親圖像，在《路加福音》15：11-32，也有聖父，三位一體的第一位，派遣聖子和聖神走進世界，為了寬恕罪過和改造萬物。我們被召叫，如教宗方濟各在《慈悲面容》詔書接近尾聲部分，提到「慈悲傳教士」，他們得以進入富饒的慈悲奧蹟，「釋放的泉源」。（MV 18）

慈悲的具體表達

以下，我想進入下一個步驟，以及簡單說說，慈悲的態度的特性，在今天具體環境中可能是什麼樣子。換句話說，

豐富的慈悲概念在回應什麼時代徵兆？我以三個小題目去指示我們的行動在慈悲職務事工和在我們這個時代對於天主的愛的見證。

慷慨

慷慨大方可以用來形容天主持久的愛，它遠超過我們所能想像或希望。人類的揮霍濫用資源，剛好對比從稀缺的鏡頭看世界（或者只有一定資源給人享用）或關乎經濟實用性（任何被視為重要的東西都應該可以量度；人類只有在有能力生產物品及有方法消耗它們時，才顯得重要。）慈悲並非勉強給賞罰，或者佔的份量很小。在這裡，我們看到教宗方濟各對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的批評，為某些人來說顯得非常苛刻，但這卻就是反映出一個多世紀以來的天主教社會訓導。

我們也聽到教宗呼籲教會要慷慨，從他說要走去關懷別人，不要斤斤計較來守護自己的特權。慈悲的慷慨重新繪劃今天社會的界線。邊界可以幫助我們確定自己的身份，但它也可以成為障礙，排斥別人，使他們成為外人。再者，教宗方濟各以身作側，重新繪劃這些界限，他已經走進羅馬城的無家可歸者群眾之中：與他們一起吃、安排他們到西斯汀教堂參觀、甚至提供了一次朝聖，讓他們到都靈參觀聖殮布；現在，梵蒂岡界域內，就開設了一個無家可歸者收容所。

同時，這慈悲的慷慨不能盲目和不加批判。繞過這些，只會帶來不公義和釀成壞事。慈悲的慷慨，如何與司法公義連結起來？這仍然是最具挑戰性的問題之一，需要回答，特

別是懲罰性司法公義。這是一個難題，若望保永二世和方濟各兩位教宗都有注意到。若望保祿二世在《富於仁慈的天主》（*Dives in Misericordia*）通諭指出懲罰性正義問題，它扭曲慈悲成為報復和殘酷（M12）。方濟各在《慈悲面容》詔書繼續闡釋這個問題，有點戰戰兢兢（MV20f）。但我們必須說，兩位教宗都沒有給這個棘手的問題應有的重視。我也不能在此說什麼，除了只可以說，這兩位教宗都比較集中在揭示天主慈悲的深度，而不是太多處理這個詞彙，在西方長期現代性的背景下，給人淡化的感覺。若望保祿二世發展了他的焦點，在他默想蕩子比喻，尤其是在關注父親方面，比較（及與相對於）蕩子，對其哥哥的注意。

慈悲的慷慨也與寬恕處於張力狀態。是否有確實不可原諒的罪過嗎？耶穌在福音告訴我們，唯一不能被原諒的罪，是反對聖神的罪，但沒有指明這罪是什麼。（馬爾谷福音 3：28-30）。類似的問題出現，關於原諒那些沒有悔改的人。是否這樣的寬恕，再把受害人陷於不義？這些都是哲學界及神學界備受爭議的問題。正如剛才提到，我不能再進一步評論。無論兩位教宗試圖給我們留下什麼深刻的思想，我相信，是更好地了解天主慈悲的深度。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認為，慈悲是我們這個時代被遺忘的問題，它需要重新引入現代意識之中。教宗方濟各呼應說，在他作為羅馬教區主教期間，成為他的牧職的基石。也許最簡單來說，天主的慈悲，我們在憐憫之中體驗到的，就是我們所說的「恩寵」，天主白白地、豐厚的給我們的愛覆蓋我

們的心，改變我們的生活。教宗方濟各相信，這是今天我們的世界最渴望及需要聽到的訊息。

忠信/信實

回應時代徵兆，慈悲的第二個特質是誠信。天主慈悲的其中一個特點，深受《聖詠》詩人頌唱，及重複的感恩祈禱中，是天主的慈悲是忍耐持久的。「你們要稱謝上主，因為祂的仁慈永遠長存。」我們聽到《聖詠》136 篇。慈悲的特性不僅是慷慨，而且是持續不斷的。它是可靠的、值得信賴的、永遠不會失敗，即使在最惡劣的逆境之中。在一個充斥著轉瞬即逝、短暫的物質的世界，特別在我們周圍的電子設施中，無限的愛的信息，可以在各種時代和場景無限次發出。正是在這裡，人們發現要在這個詞的聖經意義中，發現真理。天主被描繪為完全可信的、可靠的，這是真理的特性。在希伯來文聖經中，天主不是擁有真理；天主是真理。

我們看到在建設和平的複雜世界之中，忠誠的重要性。在建設和平的工作，《聖詠》85:11 經常被引述：「仁愛和忠信必彼此相迎，正義與和平必彼此相親。」

在憂慮和創傷的世界中，恩情和忠誠互相依持，方能醫治受暴力和戰爭所造成的創傷。在建立一個不受報復支配的世界，恩情很需要。倘若恩情不站在受害者一方，或者不記住受害者的苦難歷史，那麼恩情就不是忠信於受害者以及體恤他們重建信任的需要。回憶過去時，必須有忠誠及一個慷慨大方的心態，才能幫助它超越過去。在《聖經》中（尤其

是《舊約》),「真理」被視為「可靠的、信實的、忠誠。」這一主題在新約繼續,尤其是在若望福音,當中耶穌宣講自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望福音 14:6)

天主的恩情和信實,是天主的兩個基本特質。當世界很不親切和忠實於我們時,上主的恩情和忠誠構成了特別強烈的經驗。這載於《聖詠》136篇,它開始說:「請眾感謝上主,因他寬仁,因為他的仁慈永遠常存!」在以色列漫長的歷史中,天主的恩情和忠信常帶來生命與死亡的重大區別;一方面,顯示恩寵的經驗如何深遠,另一方面亦顯示窮人和被邊緣化者所面對的是何等樣的危險和冷漠的世界。

教宗方濟各發聲,他所指在「暴殄天物的文化中如何生活」中「被拋棄的人民»,包括有窮人、老年人、殘疾人、難民和那些被監禁,以及其他。基督信仰中履行慈悲的形哀矜善工,是一個悠久的傳統。這些工作,基督徒也可以從《瑪竇福音》25章最後審判的比喻得到指示,如仁慈的做法直接向一個不安全、不可靠的,以及常常是充滿敵意的世界。

另一個詞語,在我今天腦海浮現的,當我們說到可信性、可靠性和忠誠,是指「可持續發展»,這個概念連結到我們現在面對的環境風險。教宗方濟各的《願你受讚頌》通諭(Laudato Si)已加強了我們這種意識。該通諭很重要,不只是作為一個清澈響亮呼籲,更加愛護環境,同時也為它勾勒出一種生活方式,維護和支持真正的關心我們周圍的世界。在這裡,我們看到慈悲,以它的慷慨和可信的幅度,體現和頒布,為了我們生存於這個地球上,持續珍惜所有的資源。

同情/同理心

慈悲的第三個特性是同情，這能力進入別人的心靈，尤其是那些不同於我們自己和那些受苦的人，並了解他們的困境，尤其是從他們的角度如何看世界。同情體現出天主的慈悲。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富於仁慈的天主》通諭中寫了一個很長的默想，關於一人與兩個兒子的比喻（或仁慈的父親），載於《路加福音》15：11-32。一點從這故事出現的是，從父親的觀點，如何從蕩子的回頭，與蕩子的哥哥相比非常不同。同情使我們能夠探索我們自己的感受，以及想像其他人的感受。這慷慨標誌著慈悲，使我們能夠擴大我們的能力，去了解別人的經驗。

同情也表現在我們進入那些遭受痛苦的世界中。我們自己的脆弱，也使得我們能同情他人；關顧自己的傷口，也就使我們有能力進入別人的傷口。慈悲也許是來自那些經驗受苦及經歷長期暴力和創傷的人。他們知道創痛的意義，經驗到天主是一個「富於慈悲的天主。」（厄弗所書 2：4）

我們現在活在一個日益多元的世界，有能力進入別人的世界，尤其是那些與我們本身不同的人，並有能力真正去接納而沒有恐懼，這個是慈悲的幅度，那肯定今天為我們來說，是時代徵兆的呼喚。

當很多人有衝動，藉著忽略他人或妖魔化他人，而達致退縮往思想相近的圈子及築起圍牆排斥別人時，我們更有時需要改變看法好能熱誠款待他人和恩情對待他人。

明顯的事例就在幾個月前的歐洲，當移民從北非越過地

中海，到意大利和西班牙，並通過希臘和巴爾幹地區轉移流入歐洲。更清晰的一點是，難民流正在尋求避風港的德國，德國總統若亞敬·高克(Joachim Gauck)提醒他的同胞公民，歐洲對上一次的大遷徙，在 1945 年發生，德裔人士幾乎被人們從他們每一個人都已居住了多個世紀的中歐和東歐國家中趕出來。這是第一次「種族清洗」，隨之還有許多。高克提醒他的人民，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來看，每四個德國人中，有一個是難民背景。

儘管德國持續有排外暴動，但幾乎在一夜之間轉化出一個「歡迎文化」。對於陌生人的同情迅速建立。在 2015 年德國接受了一百萬名這樣的移民。慷慨的氣氛最有利於培植同情，並以可靠性和可信賴的體驗來維持。

同情是慈悲的氣質。同情不僅是慷慨的行為，這也是誠信的明顯表現。如果沒有信任，我們變得無能力形成社會之間的聯繫，當中人類可能繁榮。

從蕩子比喻已經取得了很多，是時候作為天主的慈悲的例子，一如我們開創慈悲禧年。在聖經有其他慈悲的描寫，尤其是在路加福音。幸好，這禧年與禮儀年的讀經，主日福音重點在路加福音。在這裡，我可以借鑒著來自路加的另一個比喻，是體現了慈悲特定的素質，而我已經在這裡說過：我所指的當然是慈善的撒瑪黎雅人的比喻。(路加福音 10：29-37)

撒瑪黎雅人是當時猶太人討厭的外人。然而，他照顧留在路旁的水溝裡的一名匿名受害者。撒瑪黎雅人是一個有錢

人，因為他當時可以騎動物代步，而不是如一般人的簡單地步行。他從驢子上下來了，將受傷的人放在他的牲口上，帶他到一家小旅館，在那裡他可以得到照顧，並支付所有費用。他甚至承諾在幾天內返回，支付傷者的其他開支。他沒有指望任何報酬。

但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實踐慷慨、守信、令人感動的同情，這個撒瑪黎雅人是一個陌生人，甚至敵人。耶穌顯示他為真正的「鄰人」。一位鄰人與親屬或女人不同，當時有規律不同，其中一人是受互惠和一定要照顧的。

「鄰人」本來沒有本份履行這些義務；但撒瑪黎雅人卻把一個在路邊受傷的猶太人視為親屬。這些見義勇為的作證，表達出生活中施恩憐憫的意識，我們在生活中有時很需要這些人，以及對於全面慈悲之源，有更深的意識。

慈悲面容和香港教會

教宗方濟各邀請我們重新發現基督的慈悲面容，也就是天父仁慈的臉。我曾嘗試追隨教宗為論述教會如何更顯得慈悲的聖經和神學主題，加以探討，這包括教會從自己與三位一體一起專注救贖及修和的工作。我們作為香港教會，被召回應天主的慈悲！請允許我冒昧地提出一些想法，即將作為您們的具體情況的局外人，對於香港面臨的挑戰和機遇表示敬畏。

香港是全世界少數地方可以稱得上為「世界級城市」，即是，它是全球少數幾個地方，正在匯聚二十一世紀的社會

和經濟力量。每年由名為《外交政策》雜誌發表的著名城市的指數排列，香港排在第五大「世界級」城市。它也在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居高位，並擁有世界第一或第二高的預期壽命指數。綜合所有特點，它顯示了這個城市的未來如何。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世界上大多數的人口居住在大城市，香港可以做他們的先鋒。

對於天主教會，普世教會與中國教會的複雜形勢，香港處於中間調解位置，那麼香港未來如何成為真正天主教會及前景如何？這樣，香港在普世教會共融，仍然成為希望的燈塔。不過，香港的財富不平均指數居於世界高位。它是一個貿易和金融中心，奉行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使人們在這樣一個重要經濟中心，會對社會和文化帶來影響，包括貧窮和移民或外地勞工不安。這樣，它顯示了在經濟社會中，全球化帶來人的無根和盲目性。

引人注目的是，香港是一個處於「兩者之間」的地方，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經過一個多世紀英國殖民地統治，它反映了當今時代的所有極化特性：處於民主與專制政府之間，貧富極端，不同文化的人相遇，有失去希望和年輕一代，他們甚至感到絕望（和周邊衝突）。因為它面臨著其處於「之間」，顯示香港境內的分裂及文化差距，是文明崩潰的先行者，還是香港可以展示它有方法融合貫通這些差異，包容所有人，好使這地方呈現一種特殊的蓬勃發展的未來？香港教會是否可以成為一扇「慈悲之門」，呈現耶穌基督的面容，反映聖父的慈愛，不僅對中國，而是對整個世

界？為了提供一些針對這些問題的回應，我想回到三個小題目，我所提及天主的慈悲，即慷慨，忠信，同情/同理心的具體表現。

首先，慷慨大方。隨著作為主要貿易和金融中心，很容易讓香港大眾文化，受到全球化最深的陰影所圍攻。這意味著，所有活動的最高目標是為了賺錢，盡可能獲得最多的經濟利潤。所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得服從於這一賺錢的目標。重要商品成為「暴殄天物/即棄文化」，一旦他們的直接效用實現，即被遺棄。

全球化的視野，本身是構成良好的社會或一個公義的社會的本質。相反，它的運作卻是重現本身越來越強大。那些不能生產或消費商品的人，被推到邊緣。富國和窮國之間的差距，受人注意，因為窮人的可憐生活威脅到有錢人的生活。

神聖慈悲展現在每個人的生活之中的無限價值。它需要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稱之為「全球化關懷團結」，也就是世界級城市的視野，人人都可以在市內建立一個家，沒有人被排斥。這樣的設想，需要團結，包容，團體社區，照顧等價值，尤其是對那些需要特別關心和幫助的人，正好反映出天主教社會訓導。教宗方濟各一直敦促世界各地的教堂成為那種歡迎人來的地方。教宗自己在每一次使徒外訪時，已經向世界各地，走出去探望有需要的人，尤其是那些被當今世界為維護利益而拒之門外的人。這些人在香港是誰？窮人？家庭傭工？無家可歸的人？天主恩寵的慷慨，表現在教會走出去的

行動，教會本身變成了「戰地醫院」，即時照顧痛苦和受傷的人，由「傳教弟子」組成，正如教宗方濟各不斷提醒我們。

其次，**誠信**。社會在政府的民主和專制方式之間的鬥爭，這往往表現所帶來的弊端之一，專制統治如何破壞公民彼此的信任。它通過隔離和使講真話的人沉默，講真話的人對人的尊嚴和自由；建立一個鎮壓持不同政見者的文化使各人沉默。它可以創造的謊言文化，即那些講真話的人被描繪成不愛國人士和社會的癌症。香港的鬥爭，以保持真實性，因為它有力量，為受壓制聲音爭辯。

教會必須是一個可信賴的地方，始終不斷提出那裡有來自天主的真理。這適用於政治領域，而且在社會的其他幅度實踐，特別是在經濟和文化領域亦然。可信性和真實性一起去。

第三也是最後一項：**同情**，這種能力理解和欣賞那些不同於自己想法和感受。在越來越多多元化社會，就成了當務之急，不僅使空間其他人的想法和感受不同（這是多元文化主義的目標），但也想辦法，他們可以互動，並一起行動起來，特別是在促進共同利益。在最重要的世界級城市，例如香港。

這裡是世界上最悠久的中國傳統孕育培養，緊貼著西方文化力量，現在香港在經濟和社會形態有一定的主導地位。香港以及香港教區，被呼喚向世界展示可以怎麼走及如何一起做到，尤其是相對擠迫緊湊的空間，就是構成了這個偉大城市的元素。到一個程度，它可以成功，將這燈塔的光，照

亮所有其他的人。

而且，如果可以的話，最後一個想法，如何把這三個展現在慈悲禧年，可以一起工作的。教宗方濟各特別強調寬恕作為一個標記，天父慈悲的標記。培育慷慨、誠信和同情，使寬恕的氣氛更可能。同時，憑著這三種態度，當我們接近別人的缺點，正如我們記得自己過去犯錯時都需要寬恕與憐憫，創造了更大的寬容。

寬恕是人類表現最神聖的行為，一個量度不要讓過去的錯誤行為，限制未來的行為。基督徒相信，我們可以原諒，因為我們可以參與天主的寬恕。天主是有能力，理解不當行為的廣度和深度，以及它如何可能回歸正確。寬恕原諒，並不代表忘記過去發生的不法行為。相反，它是要記住，但在將來不排擠的方式，而且向著未來，修復，公平對待及不排斥做錯事的人，但要求違規者轉化，在基督內成為「一個新受造物」。(格林多後書 5:17)

在慶祝慈悲特殊禧年時，我們做不到完美的生命，即使天主原意要求我們表現如此。但是，當我們走向慈悲之門，然後通過慈悲之門，就是基督，我們可以希望能夠以聖若望的話宣講，在《若望福音》的《序言》結尾部份說：「我們見了他的光榮，正如父獨生者的光榮，滿溢恩寵和真理。」(若望福音 1:14)

充滿恩寵，天主慈悲的慷慨，以及真理，堅定的，只能在天主內找到，一個在我們時間內，真正啟示天主的行動，為我們在此時此刻看到祂的意義。 □